

## 用蹭饭度过艰难时光(三)

◎丁兆梅

舅舅大概从姐姐、姐夫处知道了小杜的困境,于是喊小杜去家里玩。但去舅舅家蹭饭实在太麻烦,来回一趟光路上就得三个多小时,吃一次饭要去掉大半天。舅妈是澳大利亚本地人,并不擅长做菜;舅舅的厨艺就更加拿不出手了,番茄炒蛋都能炒成焦糊糊。一两次后,小杜就不想再去了,只能继续郁闷。

没办法独立,又没办法融入,难道真的是自己高冷、妈宝、公主病、玻璃心?小杜到校内BBS上找答案,又鼓起勇气问学长学姐,原来大家都有一段饮食迷茫期,在有饭吃的年代都曾经为吃饭问题发过愁,当然也都以各种办法熬过来了。在学校BookShop二手书区认识的来自广州的学姐晓敏私信小杜,说自己正常做饭,也有富余餐具厨具,邀她去公寓改善伙食。

学姐公寓就在学校不远处,小杜欢天喜地去了。根据妈妈之前的教导,小杜去蹭饭时空手,给学

姐买了鲜花和巧克力。约定时间是晚上六点,她准时到了,轻手轻脚敲门,来开门的是个陌生男同学。小杜有点尴尬,不知道怎么称呼,好在那男生外向活泼,主动说:“你是丽莎杜吧,我是东安君,里面请。”换鞋进屋,这是一套跟小杜在校内宿舍相似的学生公寓,三室三卫一厅一厨,厨房里还有一个女生和晓敏一起在准备晚餐,电炉上煲的牛尾巴汤香气四溢,电饭煲里的米饭香味也直钻鼻孔,更别说还有蒜蓉油菜、糖醋里脊、回锅肉和肉末炖蛋了。如此久违的画面和味道,令小杜的眼睛瞬间贼亮并连续咽口水。安顿小杜坐下后,他们默契地上菜、盛饭、摆水杯和筷子勺子,只一会儿工夫便开吃。

原来,他们三个经常一起做菜吃饭,今天为了欢迎小杜,特意加了汤和甜点。东安君来自日本,女生朴智妍来自韩国,和晓敏学姐一样都在读大二,所学专业分别是传媒、

计算机和教育学。虽然跟另外两人是第一次见面,但小杜吃得自在过瘾,因为好久没吃到这么正宗的中国菜了。几个人有说有笑,听小杜中英文夹杂着吐槽吃饭的苦,他们也讲起之前初来乍到的日子,那时候因为语言不通和文化不同,闹了很多笑话,把那些糗事拿出来自嘲,顺便相互取笑。虽然听力和口语还在菜鸟级别,但因为共鸣点太多,所以小杜也听懂了很多内容,紊乱肠胃和糟糕心情得到了不少疗愈。

下个周末小杜又得到了邀请,她三秒钟内连续回复了三次“好呀好呀好呀”。这一次,她买了些啤酒和水果,到后发现晓敏的另外两个室友也在,她们另外准备了蛋糕等甜品。晓敏做了白斩鸡和红烧鲈鱼,烧了菌菇汤;朴智妍从外面买了糖炒栗子和臭豆腐,大家频频碰杯,小杜和他们的交流依然磕磕巴巴,但已经比上次好了不少。(本栏目由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供稿)



## 望秋

◎吴金潇

节气已过了立冬,一场雨过后,气温断崖式下降。显然,秋渐深,只是暂未见火红的枫。侧过身,却是一片金橙色的天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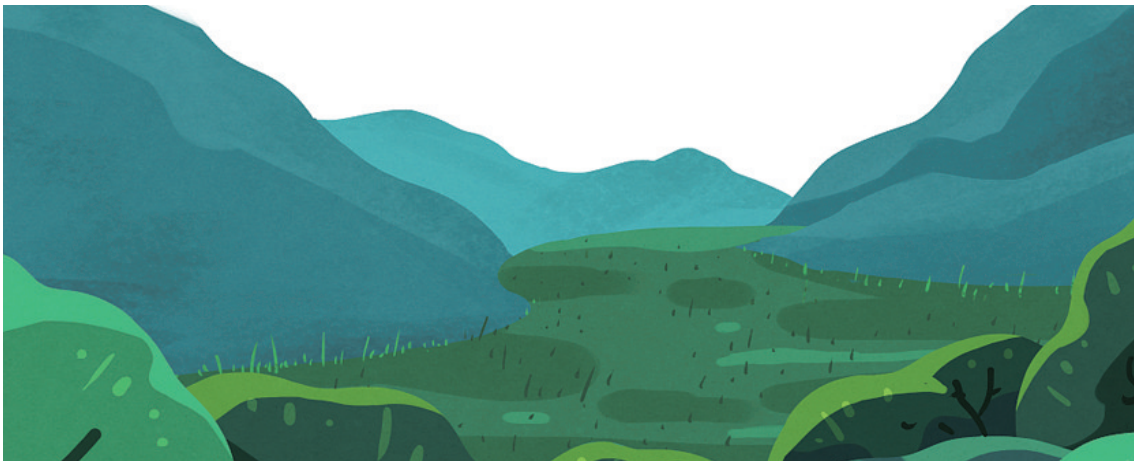
风挟银杏叶怅然地跌在地上,发出“簌簌”的声响。被染成金黄的大道上,不时有行人踏过树叶发出的“哒哒哒哒”声伴奏一曲。不只是叶经受不住风的侵扰,银杏果子也不胜“风力”,纷纷下落。地上的银杏果子经过车辆和行人的碾压,在柏油路上形成一个个白圆点,圈圈圆圆圈圈,是人类和自然共同完成的艺术品。

捧一枚银杏叶放在手心,叶片紧贴着掌,传递出丝丝缕缕的秋意。或是历经了初秋的薄霜,或是被风儿吓变了色,银杏叶泛了枯黄,只是叶边还炫着淡淡的银,与地上的一枚银杏一起,像是在秋天最后的绽放与坚守。

行走田野之上,遥望那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。一片片稻谷在秋风中摇曳生姿,收割机刚结束上一家的收割,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工作。稻穗低垂,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又一个丰收的故事。我站在田埂上,感受着那淡淡的稻香,耳边是收割机工作时轰隆隆的“号子”。新割下的稻子被堆在地上。我望着一座座金黄色的稻堆,心中早已没有了儿时的那种冲动,否则我定会在田野间奔跑喊叫、兴奋地跳跃,全然不顾家人的阻拦,弄得浑身稻芒,刺挠挠的。现在,我关注的是一个黝黑面庞上沧桑的笑容。青壮年看见了大城市的机遇与希望,纷纷背起行囊奔赴远方。在这样一个秋收时分,只有留守在家中的老人担起了重任。即使他们身处生命的秋天,却一如既往地用并不那么强壮的双臂展现出无比勤劳朴实、坚韧昂扬的精神品质,用布满硬茧的双手在田地上写下一行行赠给自然的赞美诗。

广袤的天空下,时间与空间无穷无尽,我们一生只能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。仰望那片洁净的天空,我感觉自己的心开朗豁达,还产生了一股对未来的期许。秋天和身处生命秋天的老农人们教会我,要以一种达观的方式去看待自己的人生,去坦然拥抱生命中的苦与乐。

本版投稿邮箱:  
2457901059@qq.com



## 高山与沟壑

◎施亚泽

“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,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。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,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!”这几句话大家可能已经不陌生了,它是张桂梅老师为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制定的校训。在网上看到一个家长说,自家9岁的孩子对此发出了疑问:如果大家都做高山,那谁是溪流与沟壑呢?

这个家长应该是没有注意到张桂梅老师在这里运用的修辞手法,她所说的高山与溪流、群峰与沟壑,可能并非指人所拥有的名誉、地位、财富等,而是指人格、境界这一类的内容。并且张老师是在特定的环境中、特定条件下针对特定人群拟定的这几句话,孤立看待或者处处套用显然都不适合。

不过,孩子既然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,我们可以将错就错来讨论讨论。因为在人生中,就他所理解的意思层面,这方面的思考是肯定绕不过去的。许多家长可能已经很

好地向孩子解释了这个问题。

小朋友,请问你认为什么是高山、什么是溪流?怎样算达到了群峰之巅、什么状态又属于平庸的沟壑呢?换句话说,高山与溪流、山巅与沟壑,是由谁定义、又按照什么规则定义的呢?

也许会有答案说“大家都认为的高山就是高山嘛”!

那么,请问这个“大家”都是谁?有多少人?在人群中占比又是多少?一群人的想法要实现“都”是很难的,比如最近根据张桂梅老师事迹改编的电影《我本是高山》引起了激烈的争议,焦点之一就是促使张老师最后成为高山的动力到底是什么。

更何况还有一个类似于鲁迅先生提出的疑问(“从来如此,便对吗?”):大家都说是的,便是吗?

回看历史,此时高山变为他时沟壑的例子也很多,欺世盗名、沐猴而冠这些词也体现了我们的祖先对这类现象的认识。时空变了、评定

标准变了,人类口中的高山与沟壑可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小朋友,假设大家都要做高山,那也只是“要”,最后是高山还是溪流沟壑,要看各人的天赋、才能、努力程度以及掌握的资源多少,甚至还有其它难以捕捉的因素。不管你怎样想、更不管你愿不愿意,高山与溪流、群峰与沟壑就那样自然而然地定型了。并且,有许多人觉得,总有溪流沟壑存在,它们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,也有自己的作用与风光,既然成了,就安心地做下去。

所以,小朋友,我们不必纠结其中,我们一起来观察生活、借鉴历史(对,大人也一直需要),不断地思考、分析、总结,尽可能地提炼出自己的规则与标准,尽可能地向着真正的高山靠近,不被误导。总有经过无数时光的冲洗、众口的淬炼,依然被认为是高山、是巅峰的存在。例如,不管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变化,到目前为止,张桂梅老师的那些行为,总是高山。